

短篇評彈

張 全 發

周云瑞 唐耿良編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有兩篇短篇評彈。“張金發”寫一個初小畢業生回鄉生產，合作社派他做飼養員，他開頭看不起這個工作，經過幫助與教育，以後他熱愛工作、克服困難，改進工作，最後被選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，到北京開會。“一鍋稀飯”是根據同名評話改編的。故事寫兩個漁家父女，賣魚回家時，特務用槍威脅他們，要他們把他送到敵佔區去。靠了漁家父女的勇敢和機智，終於把特務捉住。

戲曲小叢書

張 金 發

〔短篇評彈〕

周云瑞 唐耿良編著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開本：850×1168 耗 1/64 印張：26/32 字數：21,000

1956 年 5 月第 1 版 195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0,001—5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230

定價：0.12 元

# 張 金 發

周 云 瑞

〔表〕浦東洋涇區金家橋鄉有個小學畢業生，名字叫張金發。他今年十九歲，人生得“小積伶伶”<sup>●</sup>，鴨舌頭帽子下面披一撮頭髮，眼睛又大又靈活。他剛從小學里畢業出來，現在要踏上工作崗位，就是到自己鄉里的“大星農業生產合作社”工作。一路往社里去，心里在想問題，因為一個青年在將要踏上工作崗位時，總有不少的想法，而且想得非常好，非常美麗。張金發想：“像我這樣的人進了合作社，頂好做點啥？”

（唱）一路想，一路行，

● “小積伶伶”——瘦小的意思。

美滿的理想一層層。  
又想當會計，  
每天計工分，  
別人的勞動報酬要我算得清。  
又想搞生產，  
業務學得精，  
那怕米麥綠豆，棉花蔬菜，（干念）  
四季耕種件件能，  
農業專家我擔任。  
但願得集體農莊早實現，  
我還要當個拖拉機手學一身好本領。  
為了建設社會主義，  
我勞動奮鬥獻青春。  
一步跨進社長室——

〔表〕這個社長還是老鄉鄰呢！

張金發：阿叔！

張貴林：（很高興地）喔！金發同志你來了！歡迎歡迎，坐吧！

張金發：好！

〔表〕坐定。社長叫啥名字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

（唱）社長名叫張貴林。

面孔紅里黑，

生个“五端身”<sup>①</sup>，

開口總是笑盈盈。

張貴林：金發！你來得正好。

張金發：噯！

張貴林：（唱）有一件重要工作分配你。

張金發：（獨白）喔，重要工作？開心啊！工作是自己一生一世的事業，不知分配我做啥？又是興奮，又是緊張，心里啪啪跳！

（唱）請問社長，究竟派我啥事情？

張貴林：（唱）社長叫聲張金發，  
新時代活潑的青年人，  
非但有文化，  
更是人聰明，  
這樁困難任務你能不能去完成？

張金發：什麼困難工作？我一定服從分配。

① “五端身”——身矮而結實。

張貴林：（唱）社里新買豬獐十四只，  
派你去当一个养猪人。

（白）怎么样？

張金發：啊？！

張貴林：啊？

張金發：喔？……

〔表〕一听叫我养猪，“齷里齷齪”<sup>①</sup>，怎样  
弄得來？

張金發：（唱）听說話，呆頓頓，  
想想实在太扫兴。  
我道啥任务，  
喔！派我管畜牲，  
这种起碼工作我不称心。  
正要回头勿情願，

（白）阿叔，我……

〔表〕張社長一看，曉得張金發看不起这  
項工作，不願意做，应当和他講清楚。

張貴林：金發，你不要以为养猪工作沒有出息。

（唱）飼养人員也是“罢勿成”<sup>②</sup>。

① “齷里齷齪”——骯髒。

行行出狀元，  
樁樁都要緊，  
工作不分大和小，  
養好豬羶也是為人民。

（白）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，新社會里，只要勞動都是光榮的。

〔表〕他一听，說話倒也對的，沒有人養豬，那里來肉吃？養豬也是一件工作！所以想了一想，嘴里勉強擠出一個字。

張金發：好！

〔表唱〕好字出口就算數，  
暫時只好來担承。

張貴林：金發！你同意養豬啦？

張金發：就養養看吧！試試看。

張貴林：什麼試試看？就要你担承下來的呀！

〔表〕就在此時，另外還有一個新來的青年叫趙阿林，也是來担任飼養員工作的。和張金發一道，兩人由社長領了去介紹給原來的飼養員，學養豬的門道。怎樣學法呢？先

② “罷勿成”——少不了。

看兩日，到第三日要正式做活了。养猪糞真也不簡單啊！

〔表唱〕 养猪糞，費工夫，  
起早磨夜事体多。  
天未亮起身燒猪食，  
燒好飼料喂猪糞。  
每天要打扫猪圈六七次，  
猪棚里还要拿稻柴鋪。  
又是骯髒又是臭，  
比垃圾桶还要臭得多。  
挑水每天六七担，  
挑得腰腿酸麻力气無。

〔表〕 猪棚里一日到夜“濕貼麥塌”，“稀臭碰天”<sup>①</sup>，而且一天走出走進起碼要几十趟。猪糞一生一世除了养小猪之外，只有三件大事情：“吃、撒、困”。就是這點事情，服侍牠也着实难了。猪糞困覺，每日要人把一捆一捆猪棚里的潮稻草拿出來晒干，再放進去。猪糞拉屎了，要人常常去替牠扫猪糞，不替牠扫

① “濕貼麥塌”“稀臭碰天”——又濕、又髒、又臭。



去，猪要困得一塌糊塗。且而猪糞是最好的肥料。猪吃料，頂难服侍，一日要吃三頓，燒三回。豆渣、麸皮、糠、菜叶子，还要發酵。燒出來猪食的味道算得难聞，一股酸味。聞不慣的人隔夜飯也要嘔出來！

張金發拿一桶猪食剛剛拾到猪棚里。一个猪棚里有六七只猪，这些猪看見有得吃，都“嘍嘍嘍”地叫着哄到金發身边。怎么喂法呢？老养猪的人很便当，只要拿猪糞赶一赶開，猪棚里有一只長的木头槽，拿飼料倒到猪槽里，猪糞自家会哄上去吃。張金發到底还是外行，他沒有把猪糞赶開，就拿猪食倒下去，都倒在猪糞的头上了。这几只猪糞只觉着头頸里“熱溜溜”，“肉痒齐齐”<sup>①</sup>，一想，啥路道？阿要难过？所以六七只猪的头一起甩，猪糞的气力大，耳朵也大，“尺塌，尺塌”一甩，甩得張金發身上、面孔上，連得嘴里都一塌糊塗。“呸”！（吐）断命猪食，猪糞沒有吃，人倒吃着了。而且，身上的衣

① “肉痒齐齐”——又熱，又痒。

裳还是娘新近替他做的哩！張金發怨得快要哭出來了。怎么会弄着这样一个工作的呢？！

（唱令令調）

这种生活真难做，

令呀依令啊。

弄得渾身一塌又糊塗。

〔表〕他在怨，边上一陣笑声，“豁豁豁豁”。（沒牙齒的老年人的笑声）

張金發：咦！

（唱）傳來一陣冷笑声。

〔表〕扭轉头來一看：

（唱）原來一位癩嘴老婆婆。

〔表〕一个癩嘴老太。社里的二好婆，那里熱鬧都有她的分，所以大家叫她“百有分”二好婆。

張金發：你笑點啥？

二好婆：好笑點啥？“豁豁豁豁”。笑你养猪全本是外行啊！

張金發：本來我又沒有养过猪。

二好婆：唉！我看你：

（唱）聰明面孔人伶巧，  
肚皮里面學問多。  
樣樣事體都好做，  
令啊依令啊，  
为啥年紀輕輕來陪豬獐？  
這種事體沒出息，  
令啊依令啊，  
你趕快另外去尋生路。

（白）肚皮里有文化，什麼事情不好做，年紀輕輕當個“豬獐幹部”，有啥出息呢！

張金發：啊！？豬獐幹部？

〔表〕張金發聽見這個名稱多“觸耳朵”<sup>❶</sup>，心里越想越沒有味道，就跟另外新來的養豬青年趙阿林商量，趙阿林本來也在不安心工作，覺得養豬獐又是齷齪，又是臭，又是苦，又是忙，年初一做到大年夜，一年做到頭，一日也沒有休息，真沒有出息。難道禮拜天也沒有休息？因為豬每日要吃的，假使你禮拜

❶ “觸耳朵”——刺耳。

天休息，豬糞便要餓肚子了，所以只好一年忙到头。而且還有種落后朋友還要笑我們是“豬糞幹部”，假使去做一個工人多麼說得响。阿林說：“我和你去回了社長吧！出去學別樣生意。”張金發一聽，對！叫趙阿林去回社長，不做了。趙阿林說：“我不去，你去。”“我去就我去。”張金發真的去找社長。

踏進社長室——

張金發：阿叔。

張貴林：喔金發，咦！

〔表〕一看張金發身上弄得一塌糊塗，像爛泥里跌過一交觔斗一樣。

張貴林：金發，怎樣？

張金發：我想養豬的事體，不做了！

張貴林：为啥？

張金發：這個是年紀大的人做的事情，我們年輕人養豬有啥養頭呢？我想去學木匠去。

〔表〕社長一聽，他在不安心養豬工作了，分明沒有看出養豬工作的重要性，我應當講給他聽。

張貴林：金發，你年紀輕，又是讀過書的，算算很懂事，怎么也会这样想法？

（唱銀絞絲調）

叫一声張金發，  
想法太糊塗，  
啥叫啥养猪事体沒生路？  
工作虽然小，  
總要人去做，  
人人都像你，  
啥人养猪囉？  
我們農村怎样好为城市服务？  
甭看輕养猪囉，  
國家用場大，  
工農聯盟要互相幫助。  
他們造機器，  
我們搞農務，  
支援工人老大哥，  
供应猪肉营养丰富好增產多。  
养猪囉的事情末，  
看看極平常，

實際上責任重大前途光芒。

問題要看清，

不要亂思想。

越是艱苦越光榮，

不怕臭和髒，

安心自己的好本行。

行行出狀元，

养猪也一样，

一噸猪肉好換五噸鋼，

我們养猪等于也是煉鋼。

張貴林：建設社会主义最需要鋼，一噸猪肉好換五噸鋼，我們养猪也就是在煉鋼。新社会只要勞動，做什么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，都是有出息的。眼光放远點看，工作不要只为自己，而應該多为大家想想。

〔表〕張金發听完社長的話，面孔頓時紅起來。回到房間里几夜天困不着，翻來覆去，念头轉了許多，一个人想得面孔暄紅，開头想不通，慢慢也總算給他想通，非但自己不走

了，还要去劝阿林。

那一天和趙阿林一起燒豬食的時候，金發就拿社長這番閑話去劝趙阿林。

張金發：阿林，我們兩家頭想法都不對頭，不是社長“細細到到”拿大道理講給我听，我恐怕也要走彎路了。

趙阿林：咦！

〔表〕阿林一看，咦！听金發這話，好像他風勢在轉了。

趙阿林：咦！金發你說什麼？

張金發：阿林，我去回了社長，养猪工作不做了。

趙阿林：社長怎麼說？

〔表〕金發就拿社長講的話，仔仔細細講給阿林听，最后还劝他。

張金發：我看到什麼地方去都是工作，就做做吧。沒有經驗，做做會熟悉的。對嗎？

〔表〕阿林一听，這一番話是對的，倒是事體犯在自己身上，還是想不通。而我已經決定走了。所以他只好嘴面上敷衍。

趙阿林：對對，嚟，社長的話對！

〔表〕張金發自己想通了，總以為阿林也想通了。沒想到第二日下午，張金發到鄉里去買了飼料回到房里一看，阿林人不見了，再一看，連床上的鋪蓋也沒有了。他心中有數，阿林一定走了。問了社長，果然走了。是他的娘來把他領去的，說讓兒子去學做木匠了，因為养猪攤沒有出息。這時張金發心里一震！

張金發：（唱）張金發，心里慌，  
阿林果然硬肚腸，  
不安心工作堅持走，  
弄得我嘸說嘸話也嘸商量。

〔表〕本來有兩個人一道做生活，還有說有話有商量，現在只剩自己獨個兒，既沒有商量的人，還要更加忙，心里確實昏悶非凡。

張金發：（唱）豬棚里，跨出跨進“一干子”❶，  
又是悶來又是忙。  
忙得頭里“玄”❷，耳朵响，

❶ “一干子”——一個人。

❷ “玄”——頭暈的意思。



困到床鋪上，  
真像發老傷，  
筋骨酸痛真難當。

〔表〕忙點苦點倒不要說，倒是一樁事體  
最使張金發傷腦筋，为啥豬棚里的豬——

（唱）養來養去竟養不胖？

〔表〕照道理，豬糶平均每天好長一斤二  
兩肉，而現在只只活豬糶身上都是精肉、排  
骨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（唱）社里向，說長話短來取笑，  
說道張金發到底是外行。

纔給他，拿點豬糶全養死，  
社里損失啥人償？

張金發，又是心慌又是氣——

〔表〕正在這時候——

張金發：（唱）迎頭碰着張社長。

〔表〕社長曉得張金發又在苦悶了，特地  
來看他。

張貴林：金發。

張金發：喔，阿叔！